

羸 师 虚 府

（石勒）

晋愍帝建兴元年（公元 313 年），晋侍中、大司马、幽州牧、宁朔将军王浚，谋称尊号（即割据称帝），矜豪日甚，不亲政事。所任者皆奸佞小人，枣嵩、朱硕贪横尤剧，且调发殷烦，民不堪命，多叛亡鲜卑。加上幽州地区连年蝗旱，饿殍遍野，兵势日弱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早就凯觎幽州（州治今河北涿县）的石勒，想加兵王浚，但不知虚实，从其长史张宾计，于建兴元年十二月，遣舍人王子春、董肇，带了许多珍宝，前往幽州，向王浚奉表称藩。对此，王浚求之不得，他利令智昏，信以为真，便封王子春、董肇为列侯，并遣使报聘，以厚币酬之。

建兴二年（公元 314 年）正月，王子春等与王浚的使臣一起回到襄国（今河北邢台市）。石勒匿其劲卒、精甲，羸师虚府以示之。为了表示对王浚的忠诚和尊敬，石勒北面拜使者而受书。王浚先前赠送的尘尾，石勒表

面上也装作不敢执，悬挂在墙壁上，朝夕顶礼膜拜。他还对王浚派来的使臣说：“我不得见到王公，能见到他所赐给的东西，也就等于看见王公了。”接着又派董肇再次奉表于王浚，约期于三月中旬亲自到幽州去奉上尊号。同时，又秘密地修书于王浚的近幸之臣枣嵩，求为并州牧、广平公。

石勒通过这些工作，既了解到王浚的“刑政苛酷，赋役殷烦，忠贤内离，夷狄外叛”的内部情况，又使王浚以石勒附己为喜，以石勒于己为诚，遂不复设备。于是，石勒发兵襄国，举火宵行，袭击幽州。三月，石勒兵达易水，王浚都护孙纬恐其有诈，急派人驰报王浚，准备勒兵拒之。王浚的将佐们也都认为，石勒贪而无信，上尊号有诈，必有诡计，请求领兵逆击。但是，王浚不但不听，还设飧以待石勒。壬申（三月初三）晨，石勒率军至蓟（即幽州），叱门吏开门。石勒疑王浚设有伏兵，先驱牛羊数千头入城，声称上礼，实欲堵塞街巷。石勒率军入城，便纵兵大掠，王浚惊惧不知所措，为石勒军所擒。石勒派其将王洛生以五百骑送王浚于襄国，并斩首于市。

【点评】石勒为袭击王浚，先是“卑辞厚礼”，奉表称藩，尔后又“羸师虚府”迎接王浚使者。王浚使者还蓟竟具言“石勒形势寡弱，款诚无二”。在王浚坚信石勒附己为诚，不复设备的情况下，石勒又修好刘琨，送质请和，以断王浚外援，去自己后顾之忧。这时，他便

突然加兵于蓟，取得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的积极结果。王浚的悲剧，除了政治上众叛亲离的因素外，短于用谋，为石勒所欺则是一个重要原因。《孙子》有言：“兵者，诡道也。”又说：“不知诸侯之谋者，不能豫交。”王浚谋称尊号，利令智昏，正是在这些问题上为石勒所算。他头脑昏昏，不纳人言，不辨真伪，岂能不败！我们应当记取这一教训。



合 则 离 之

（慕容廆）

晋元帝太兴二年（公元 319 年）十二月，平州（州治今辽宁辽阳市）刺史崔毖，联合高句丽、段氏、宇文氏等三个北方部族，准备共攻慕容廆（鲜卑族首领），相约在灭廆之后，共分其地。面对这种形势，慕容廆的部将们都主张与其三国之兵决一雌雄。慕容廆却对大家说：“高句丽等三国之兵实为崔毖所诱，企图通过进攻我们取得一些好处。他们军势初合，其锋甚锐，绝对不能与之交锋，应当固守以挫其锐。崔毖等乌合而来，既无统一号令，彼此又不相归服，久必产生分裂，一则会怀疑我们与崔毖合谋来颠覆他们，二则三国之间也会互相猜疑。我们待其人情离贰之际出击，才能稳操胜券。”这个分析是很深刻的，慕容廆不愧为一位善于审敌度势、善于选择战机的高手。诸将们理所当然地接受了慕容廆的意见。

当崔毖与三国兵共攻慕容廆于棘城（今辽宁义县以

西)时, 庞即命令各部自守, 坚壁不与战。同时, 又派出使臣以牛酒单独犒劳宇文氏的军队。高句丽、段氏知道后, 怀疑宇文氏与慕容庞有了勾结, 便各自引兵而归。宇文大人悉独官说: “他们两国的军队回去了, 我们就单独攻取吧!” 当时, 宇文氏兵众数十万, 连营四十余里。慕容庞为保卫棘城, 战胜强敌, 便急调其子慕容翰从徒河回军棘城。翰得到命令后, 就派出自己的使臣对慕容庞报告说: “悉独官举国为寇, 彼众我寡, 易以打破, 难以力胜。现在棘城之众, 足以御敌, 我请求作为一支奇兵于外, 伺其隙而击之, 内外俱奋, 使敌震骇不知所备, 我们就一定可以取胜。如果并兵为一, 反倒使敌军可以专意攻城, 没有别的忧虑了, 这绝不是什么好的计策。况且我们要是并兵为一, 就等于告诉大家我们是害怕敌人, 这就会首先损伤我们军队的士气。”慕容庞的谋臣韩寿也说: “悉独官有凭陵之志, 将骄卒惰, 军不坚密, 若奇兵卒起, 掩其无备, 必破之策也。”于是, 慕容庞同意慕容翰留驻徒河。

悉独官获悉慕容翰不合兵棘城, 也估计到徒河之兵可能成为他的威胁, 便决定先攻翰军, 暂不攻打棘城。他认为, 如果先取徒河, 则棘城“不足忧”。于是, 他分遣数千骑袭击慕容翰。慕容翰得到报告后, 便派人冒充段氏的使臣, 迎接宇文军于途中, 对他们说: “慕容翰久为我们的祸患, 听说你们去攻击他, 我们也严兵相待, 请迅速进军。”使者派出后, 慕容翰就率军出城, 设伏以待。宇文氏之骑见到使者, 非常高兴, 丧失了应

有的警惕，贸然地进入了慕容翰设下的埋伏圈。正当宇文氏派出的骑兵满心欢喜地向前赶路的时候，突然遭到翰军的攻击，全部当了俘虏。慕容翰挥军乘胜径进，并派人报告慕容廆。廆即派其子慕容皝与长史裴嶷率棘城精锐为前锋，他亲率大军为后继，出城参战。悉独官初不设备，闻廆大军从棘城杀出，仓率悉众迎战，前锋始交，慕容翰率千骑便从侧翼攻进宇文氏营地，并放火烧之。宇文氏大军看见营地火光烛天，相互惊扰，不知所为，数十万人马被打得大败。

【点评】慕容廆父子在这次棘城保卫战中，奇谋迭出，先以“牛酒犒宇文”，使高句丽、段氏引兵而归，取得了“合则离之”的积极结果。接着，又“奇兵设于外”、“诈为段氏使”，为赢得这次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基础，也表现了他们卓越的军事才能。“合则离之”是指导战争的一条重要原则。我们仔细研究慕容廆父子在棘城之战中的指挥艺术，会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。但是，兵无常势，水无常形，要运用得好，一定要对敌人有深刻的了解，从实际出发，因敌而异，因时而变，切不可呆板地移用。

治军贵勤

(陶侃)

晋明帝太宁三年（公元 325 年）五月，朝廷任命陶侃为征西大将军、都督荆（州治今湖北江陵）、湘（州治今湖南长沙市）、雍（州治今湖北襄樊市）、梁（州治今陕西汉中市）四州军事，并兼领荆州刺史。

陶侃聪敏恭勤，他到任之后，整日敛膝危坐于府衙，但各项军务却处理得有条不紊，从没有什么疏漏。他常对僚佐们说：“大禹那样的圣人，还爱惜每一寸光阴，至于我们这些普通的人，就更应当如此，怎么可以逸游荒醉，活着无益于时，死了无闻于世，采取自暴自弃的态度呢？”他的僚佐们如果有谈笑作乐而耽误公务的，就命令将其饮酒器皿、赌博玩具，统统投到大江里去；要是他的将吏，还要给予鞭打处治。陶侃说：“樗蒲（当时流行的一种赌博游戏）是牧猪奴喜欢的一种游戏。老、庄空泛浮华的议论，决非先王之法言，一点实际用处也没有。君子应当正其威仪，怎么能够以蓬头、跣足，

不修边幅来表示自己的豁达呢？”凡是给陶侃馈赠礼品的，他都一定问明白东西的来源，如果是自己劳动得来的，就是很小的、微不足道的东西，他都很喜欢，而且用三倍的东西来回赠；如果是用非法手段得来的，他不但要严厉斥责，还把所馈赠的东西全部退回。

有一次陶侃出游，看见部下的一个人手里拿着一把未熟稻，就问道：“你拿这东西作什么用？”那人回答说：“我在路上看见，就信手拔来，不作什么用。”陶侃听说后，勃然大怒，厉声斥责道：“你既不种田，竟然随意糟踏别人的稻谷！”遂命左右将其拿下，并狠狠地抽了一顿鞭子。陶侃爱护庄稼、执法不阿的事传开以后，百姓们都十分高兴，更加勤于农作了。

陶侃曾经监管过打造舰船的事，他连那些木屑竹头，都让人好生保管起来。对此，有些人很不理解。后来，有一次他要与僚佐们议事，时值久雪始晴，堂前余雪消融，地面泥泞湿滑，他就命人用木屑铺地，以便于大家行走。到晋穆帝永和三年（公元347年），安西将军桓温要率军攻伐汉国（李势集团占据的益州地方，今四川省一带），又用陶侃收存的竹头做成竹钉，以打造战船。

【点评】史言，陶侃总理众务非常严谨。纵观战争历史，类似陶侃这样办事细密的大将并不多见。他的做法与他的身份似乎也不相称，但小中见大，那种恭勤谨慎，不忘细务的品德却是很值得提倡的。诚

然，作为身系一方安危的大将，主要精力应当用于考虑军机大事，不能事无巨细，皆去躬身自问，但用他这种精神去治军，却能使军队上下同心同德，以勤俭为本，并与百姓建立起密切关系，这样的军队无疑也是会有战斗力的。



浴 马 于 津

（郭敬）

东晋成帝咸和五年（公元 330 年）二月，石勒称大赵天王，行皇帝事。九月，石勒称帝，改后赵太和三年为建平元年。石勒称帝后，为了进一步扩大其统治范围，不久就派出他的荆州（今湖北江陵）监军郭敬率军南犯，与东晋的军队战于襄阳（今湖北省襄樊市）一带。

当时，东晋担负沔北（今湖北武汉、沙市以北）地区防务的是南中郎将周抚，他率军驻守襄阳。郭敬的先头部队进至樊城（今湖北省襄樊市，故城在汉水以北）后，石勒从襄国（赵国都城，今河北邢台市）火速派人从驿道送来敕书，要郭敬注意约束军队，叫他们“偃藏旗帜，寂若无人”，给晋军造成樊城没有多少守军的错觉。他还告诫郭敬说：“如果晋军派人来侦察我军的动静，可以告诉他们，现在只是我们的先头部队，再过七八天，我们赵国的大军就都赶来了，那时你们想跑也就不可能了。”石勒要郭敬这样做，是为了从精神上给晋军造成压力，以瓦解其斗志，

造成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的积极结果。应该说，这是很厉害的一招，表现了石勒是一位颇会使用心计的统帅。

但是，郭敬接到石勒的敕书后，却没有刻板地按照石勒的计谋行事，而是从当时的实际出发，对“敕书”的要求进行了创造性的运用。他没有“偃藏旗帜”，而是反其意而行之，竟采用“浴马于津”的办法大造声势，“示强隐弱”。他每天都派士卒把军中的战马赶到汉水边去洗浴，周而复始，昼夜不绝。晋军的侦察人员看到赵军有这么多战马，就不加分析地把这一情况报告给周抚。周抚听后产生了错觉，认为赵国的大军已经赶到了，他再在襄阳坚持下去，会有全军覆没的危险，于是便慌忙退军武昌（今湖北武汉市）把襄阳拱手让给了赵军。郭敬兵不血刃地进入襄阳后，当时聚集在城里的中原地区的流民纷纷归附。郭敬把他们迁到沔水（今称汉水）以北，毁掉襄阳，驻守襄阳对岸的樊城。从此，襄阳便成了赵军进攻东晋的一个重要的前进基地。

【点评】晋赵襄阳之战，是以谋略制胜，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的一个精彩战例。赵主石勒对这场战争的指挥，一开始就注意了用谋。他的“偃藏旗帜”，就是“隐强示弱”计谋的生动运用。而郭敬的“浴马于津”，却是“示强隐弱”计谋的绝妙写照。二者殊途同归，具有异曲同工之妙，都是为了取得以谋制敌的目的。所不同的是，石勒是从赵军的实际出发，郭敬则是从当时战场上敌我双方的具体情况出发。相比之下，郭敬的“浴马于津”，比石勒的“偃藏旗帜”却要显得更为高明。

纵敌入城

（费黑）

东晋成帝（司马衍）咸和七年（公元332年），成（汉）政权的大将军李寿，以其征东将军费黑为前锋，率军出广汉（今四川成都市以北）；镇南将军任回出越嶲（嶲，音随；今四川西昌）寇犯东晋之宁州（州治在今云南晋宁以东）。

是年冬十月，李寿、费黑率军进至朱提（今云南昭通）。晋·朱提太守董炳婴城固守，宁州刺史尹奉闻成（汉）军兵临朱提城下，急派建宁（郡治在今云南曲靖）太守霍彪率军救援。李寿欲逆拒霍彪，费黑劝阻说：“朱提城中食少，宜纵霍彪入城，共消其谷。”李寿觉得有理，便采纳了费黑的建议。在霍彪军进入朱提后，成（汉）军屯于坚城之下，久攻不克，李寿欲益兵急攻。费黑又建议说：“南中（指今云南地区）险阻难服，要持久作战，以日月制之，待其智勇俱困，然后取之。朱提好比是猪狗所居的地方，何必要急于去攻打它呢？”

但是，李寿急功好利，这次却拒绝了费黑的建议，果然数攻不利，成（汉）军受到很大损失，仍然没有把朱提攻拔。在遭到失败之后，李寿接受了教训，并把南中地区的全部军权交给了费黑。

费黑受任之后，对朱提围而不攻，实行持久作战的方针，使城中守军“共消其谷”。到咸和八年正月，朱提太守董炳和辽宁太守霍彪“智勇俱困”而降，成（汉）大将军李寿遂攻占朱提。三月，宁州刺史尹奉也“势屈”请降，李寿也就尽有南中地区，晋王朝只好以成（汉）大将军李寿领宁州。

【点评】成（汉）政权的镇东将军费黑，在我国古代战争史上虽然鲜为人知，但是，他在成、晋朱提之战中的上述表现和运筹，却使我们看到他是一位很有战略头脑的军事活动家。他指导战争的谋略思想是很高明的，对晋军情况的判断也非常正确，他采取的“纵敌入城”之策，也出于常人所料。成（汉）大将军李寿虽然拒绝了费黑的“以日月制之”的持久作战方针，但在遭到失败之后，竟毅然“悉以军事任黑”，这也算得上开明。成（汉）军在费黑的正确指挥下，经过几个月对朱提的“围而不攻”，果然使晋军“智勇俱困”，不得不出城投降，遂使李寿取得了南中的广大地区。

朱提之战表明，作为军事指挥员，一定要善于从战略上认识问题和处理问题。战场上的情况复杂多变，要

取得对战争的正确指导，就必须从当时的敌我实际出发。费黑善于应变，长于知敌。他从朱提“城中食少”的实际出发，主张纵敌入城，以“共消其谷”。然后，又采取“围而不攻”的正确方针，以“日月制之”，赢得了主动，使晋军在“智勇俱困”的情况下，献城投降。费黑的战争指导艺术和谋略思想，会给我们以有益的启迪。在未来战争中，只要我们坚持从实际出发，善于学习和借鉴前人成功的作战经验，也一定会权谋间出，克敌制胜的。

当 务 慎 重

（慕容翰）

东晋成帝（司马衍）咸和八年（公元333年）五月，辽东武宣公慕容廆病卒，六月，其世子慕容皝以平北将军行平州（州治今辽宁辽阳市）事，并督摄部众。皝庶兄、建威将军慕容翰，因有宠于廆而为皝所忌，在廆病卒后，与其子出奔段氏。段辽素闻慕容翰之才，收留了慕容翰父子，并且非常的敬重。咸和九年二月，段辽派兵袭徒河（今辽宁锦州市）不克，复派其弟段兰与慕容翰共攻柳城（今辽宁朝阳市以南）。柳城都尉石琮、城主慕舆丕并力拒守，段兰等久攻不克，无功而还。

段辽获悉段兰引军而退，勃然大怒，切责兰等，令必攻拔柳城。段氏军休息二旬后，复益兵来攻，士卒皆重袍蒙楯，作飞梯，四面俱进，昼夜不息。但是，石琮、慕舆丕拒守弥固，卒不能拔。慕容皝在此情况下，又派其宁远将军慕容汗及司马封奕等率军救援，

慕容皝告诫慕容汗说：“敌军气锐，勿与争锋。”慕容汗性骁果，以千余骑为前锋，直趋敌营。封奕劝阻不听，与段兰军遇于牛尾谷，一经交战，汗兵大败，死伤过半。封奕整阵力战，没有受到大的损失。这时，段兰欲乘胜穷追，慕容翰恐灭其国，急止之曰：“夫为将当务慎重，审己量敌，非万全不可动。今我挫敌之偏师，却未能屈其大势。慕容皝多权诈，好为潜伏，若动员其国中之众，亲自率领来拒我，我孤军深入，众寡不敌，那就很危险了。且受命之日，正求此捷，若违命贪进，万一取败，功名俱丧，将何以见国人？”段兰说：“此已成擒，无有余理。难道你在担心此举要灭掉你的国家吗？今千年（即慕容仁^①）在东，若进而得志，我将迎之以为国嗣，终不负卿，使宗庙不祀也。”慕容翰回答说：“我投身相依，就没有再回国的打算，国之存亡，于我有什么关系？但为大国之计，且相为惜功耳。”乃命其所部独还，段兰不得已停止了对慕容汗军队的追击。

【点评】史书说，慕容翰虽身在外，乃心系宗国。牛尾谷之战，他对段兰的劝阻可见一斑。虽然慕容翰劝阻段兰另有它意，但他所提出的“为将当务慎重，审己量敌，非万全不可动”的用兵原则，却很有道

^①慕容仁，字千年，慕容皝母弟，有勇略，屡立战功，颇得士心。慕容皝嗣位后，据辽东而叛皝。时据平郭（今辽宁盖平西南），地在柳城以东，故曰“千年在东”。

理。他所指出的对慕容皝“虽挫其偏师未能屈其大势”的分析，也颇发人深思。这种认识问题的方法值得我们借鉴。尽管慕容翰提出的这些问题，其真实目的是要阻止段兰对慕容军的追击，但这些问题却是应该为兵家所重视的。战场上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，交战一方因为某一局部的胜利，主要将领便容易利令智昏，轻师冒进，悬军深入，结果为对方所算而败。这种教训是很多的。在这个意义讲，慕容翰提出的“当务慎重”就很有价值。